

DAMO HUANGYAN

大漠荒颜

沧月◎著

雪地上犹自有血点点泼洒，结了冰，宛如一朵朵火红的曼珠沙华开在雪峰之上，
凄厉而诡异，暗示着不祥的结局——沙曼华……沙曼华！
我又一次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错过了你。

Moxiang



新世界出版社

墨香
外传



DAMO HUANGYAN

大漠荒颜

沧月◎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香外传. 大漠荒颜 / 沧月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87-634-2

I. 墨... II. 沧...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430 号

大 漠 荒 颜

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作者: 沧月

责任编辑: 李林 刘春梅

特约编辑: 蕾色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内文插图: 李堃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 开

印张: 6.625

印数: 1-30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634-2/I·210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嫁 月

◎小楸

不见好久，沧月忽逼我写序，时间还催得紧。想：做序是为人作嫁，那么就叫“嫁月”吧。

在校园里时的沧月，是个爱泡网的网虫。记得原来往往写稿罢，哪怕深夜两三点，也还是可以在线上找到她。然后就彼此言笑一番。

和女孩子说话真的是世界上最省心的事了。我常常怕上 OICQ，因为 Q 上多是男生，个个都咬牙切齿做苦大愁深状，或者就锁眉闭眼说些思考人生的话。与男子相逢，动不动就要被迫“论剑”。但我是怕“论剑”的。剑是用来独舞的，我说。

所以半夜两三点，常会隐了身上去，跟沧月这小姑娘陈芝麻烂谷子，说笑无忌。那一段的时光常常就在那样的调笑里溜走了。

聊天的主题其实没什么，其中经常的，倒是调侃她的“论嫁”。

当然我们很“雅”了。论起她的嫁来，也多半会文绉绉地涂鸦。那时我们在线上写诗玩，有时还联句。说起来，给她写的“梳妆诗”怕也很有几句了吧。兹录于下，聊供一笑：

每到夜来惯绮思，小沧月儿二八时，风片裙儿鬓雨丝。

豆蔻梢头原宿命，檐铃絮语小痴痴，若个衾缠小腰肢？

那时沧月正在清韵的“匪帮”里当匪十六妹当得兴头头。所谓豆蔻梢头，剩下的就是个寇字了，不太高明的字谜游戏。檐铃句，是想起当年同游西安，她用建筑术语跟我讲解大雁塔的风格。

沧月却大不满，说把她写得像个花痴。那时她还小女孩子心性，多少有点“爱”忧惨——年少时都往往如此吧？总觉得只有忧伤得近于惨厉的事才可以把我们过于琐碎的人生中拖出，劈出一条道来，更深切地接触到生命的本质。

小月儿那时就常常宣扬自己文字的凄厉，如《血薇》。我却不大感冒。我之所以喜欢沧月，是因为她生命里那种自有的、金玉满堂式的富丽和雍容。

至于最后一句，那是为沧月虽总是不知足地自憾还

不够美丽，却极得意于她的细腰了——除了跟她哥哥江南比。

有时也来点沉痛的，也会安慰她，记得某日深夜写过那么一首，题目或许可以直接叫做《沧海明月》吧：

跳出沧海色亦枯，
世间儿女笑汝孤。
前生嫁得真肝胆，
心中种取桂扶疏。
偶有圆缺嗟幻世，
也曾潮汐漫浮屠！
青女素娥约抱冷，
看他喧嚷聘罗敷。

最后两句，她说给沈璆璆看了，然后两人在线上抱头大哭。

是呀，这样的女子，就算富丽丰足已开在生命深处，但真的落实到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又真的找得到那一场“偕好”吗？

还有一个是跟沧月的联句。现在，已记不清到底哪句是谁写的了。回想了下，好像还是跟沧月涂鸦玩儿最像样的一首：

骊歌一曲解行舟，

黄叶千山逐湍流。

未得星槎难泛水，

遥揣帝女可怀秋。

长夜风来当病酒，

浮生渐逝与耽忧。

道是欺鸦发未挽，

而今谁整碧搔头？

最后是一句急急切切的问：“而今谁整碧搔头？”

这一句肯定是我的。因为那时深夜里聊得兴起，沧月发怒赌誓道：“如果到了八十岁，你未娶我未嫁，我就嫁给你。”

论嫁论到如此，回思足够心惊！

呵呵，为免好容易活到八十多岁，还惨遭沧姥降身、白发红颜、幡然下嫁之虞，所以于此特意布告号召曰：拜月的人儿啊，如果有谁对这个生性富丽、腰束尺八的小月儿有兴趣，那么——

快、适时整取碧搔头了……

(PS:因为我逼着小楸在一个双休日之内把序写出来，他就这样报复偶——！)



1. 公子舒夜

DAMO HUANGYAN

此去塞外，风沙三万里。

极目望去，尽是一片苍莽浑厚的黄，长沙绞风，卷舞直上。在沙漠的上空，平铺天际的云层缓缓移动，在起伏的沙漠上投下巨大的影子——天和地仿佛在亘古的静默中面面相觑，却如两个平行的时空，永无交界。

驼铃击响在沙风中，稀疏而拖沓。云层的巨大阴影给了烈日下行走的旅人喘息的机会，驼背上的客商们满面风沙，个个七歪八倒地靠在驼峰上，被大漠上蒸腾的热气烤得失去了活力。驼背上厚重的褡裢和箱笼，随着骆驼迟缓的脚步，一下下拍击着牲畜的背部。

驼铃悠远，黄沙舞风；古道漫漫，丝路绵长。



这支上百人的驼队从兰州出发，雇佣了刀手和引导者出了玉门关一路西行，经过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古城，为准备进发敦煌做了最后一次休整，然后再沿着河西走廊过去——穿过这片大漠，便是那些遥远的西域国家：大食、波斯、狮子国……到了大漠的另一端，这些褡裢箱笼里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便能卖出十倍的价钱。

领头骆驼上坐着一个眼神如鹰的汉子，一直朝前望着，此刻忽地直起了身子，呸的一声吐出了满嘴的黄沙，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喊：“敦煌！敦煌到了！大家都给我加紧跟上，前头就是敦煌啰！”

敦煌？所有人的精神便是一震，所有的牲畜都被催得小跑起来，驼铃声急促悦耳。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每年无数的驼队和商旅从这条路上经过，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边塞“耳目”；而敦煌，便成了这片空莽苍黄大漠里，古道上最重要的一个古城，它扼守着丝路的咽喉，也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交通命脉。

“敦煌城里，似乎很热闹啊。”旁边另一个年轻人同样盯着风沙看了半天，喃喃道。



这个年轻人居然也能听到十多里开外的声音？带头的引导者名叫老刀，是这条道上来往了十几年的老刀客了，此刻心里一震，便看了旁边人一眼。眼神精明而凌厉，只一眼就从头到脚打量完了这个年轻人：和队伍里的那些刀手不同，这个年轻人有着未经风沙磨砺的白皙的脸、文雅的谈吐和紧张地握着佩剑的手——是个第一次出活的刀手吧？年轻，清浅明亮，一眼看得到底，全不似这条道上来去惯了的刀头讨生活的大漠人。

驼队的刀手是从兰州出发时就雇佣的，沿路一直衣不解带、刀不离手——如今中原的大胤王朝经历了四王之乱后，国力已经衰微，无力维护西域贸易的稳定。吐蕃回纥更是时时作乱扰边，丝绸古道上盗贼响马横行，来往的商队多有被洗劫一空的，因此凡是要走这条道的商旅，都不得不花大价钱雇佣刀手一路保镖。

“小子，你是第一次来敦煌吧？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眼便打量完了对方，引导者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年轻人略显紧张地问，顿了顿，低声分辩，“我……我是敦煌人，不过是好久没回来罢了。”

老刀不做声地点了点头，重新审视了他一眼，嘴里



却是呸了一口，吐出说话间飞入嘴里的黄沙：“今日是敦煌城里大雉礼祭祀——城主一定又在处死魔教教徒了，总是那么热闹。也真奇怪，看杀人也能那么起劲？”

年轻人诧异，脱口问：“怎么，敦煌也在灭明教？”

老刀却是不在意点头：“是啊，帝都近日下令，要天下肃清魔教，敦煌自然也不例外。各处都在忙着逮人烧人呢，你难道一路不曾听说？”

明教源自波斯，原名摩尼教，传入西域后得到了回纥可汗的大力推崇，立稳了脚跟。然后又沿着丝路传入中原，在民间盛行开来，几十年内发展了教徒万千，赫然成了佛道等正教之后最大的外教。不仅如此，连中原的武林中都出现了明教的势力，和正派逐鹿江湖，被武林正派斥之为“魔教”。

一年前，明教在中原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和正派的注意，释道两派分别遣出长老入宫面圣，在御前力述魔教带来的种种危害。今年年初，皇上终于听从了鼎剑侯的谏言，在病榻上下令普天之下灭除明教。

除了官府不遗余力的剿灭之外，江湖中的正派也结成了联盟，与明教展开了殊死搏斗。三个月前，七大门



公子舒夜

派围攻黑木崖，中原明教教主萧云鹤力战而死，其余教众脱围而出，奔赴江浙福州等地，星散流离，一时群龙无首。

“自然听说了……”年轻人脸色忽地黯淡下去，似有些不忍，喃喃道：“长安已经处斩了六批明教教徒了，到处都在焚烧典籍。没想到敦煌这里也在搜捕……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么？以回纥如今在西域的势力，我以为这边总会好一些。”

“你是从帝都来的？”老刀第一次惊讶起来，发现自己看走了眼。

“嗯。”年轻人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眼睛看着万重黄沙后的东方，“从长安来。”

话只有这么短短一句，然而精干的引导者却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捕捉到了一掠而过的茫然和忧郁——似乎遥远的东方帝都腾起了一片黑云，瞬间遮住了年轻人的眼睛。老刀眉梢一抬，眼里冷光闪了闪——这个年轻人的牙齿！在这么大的风沙里行走，迎着风开口说话，吐纳之间居然没有吸入一粒飞沙！

老刀默不作声地吸了一口气，兰州出发的时候怎么



没有好好盘点？驼队里居然还混入了这么一个不知来历的危险的人……幸亏也快到敦煌了，不怕再出什么乱子。

“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么？吐蕃和于阗据说信明教者也甚多，西域天高皇帝远，一向各种教派并存，为何敦煌还如此搜捕明教？”驼队离敦煌越发近了，看得见高大的城墙岗哨和土黄色的烽火台，那个年轻人忍不住再度发问。

“是读过书的人吧？天下大事倒是知道得不少。”看着这个显然是极少出远门的年轻人，老刀眼里再度有了讥诮之意，“可你不知道敦煌为何如此对魔教赶尽杀绝么？”

“为何？”年轻人诧然反问。

老刀在驼峰中间舒舒服服地靠着，冷锐的眼睛眯了起来，看着风沙中慢慢显露出来的敦煌古城，干裂的嘴唇里吐出低低一句话：“因为公子舒夜。”

“安西节度使？敦煌城主高舒夜？”果然是见识广博，年轻人脱口低呼，眼神不易觉察地一变。

“呵呵，什么节度使、敦煌城主……只有来往客商



才这样称呼他。”老刀微微摇了摇头，眼睛却是看着黄土高墙背后鼎盛的人烟，“敦煌这一带的百姓，他门下的三千门客，十万神武军，都还是习惯叫他公子舒夜。”

“公子舒夜……”年轻人喃喃重复了一句，忽地低头不语。

“是啊。”老刀干裂的脸在风沙中微笑起来，露出满口的黄牙，“他是老城主原配夫人的独子，也是敦煌高氏的嫡长子。三岁的时候，城主元配夫人早逝，老城主继娶了瑶华夫人，但依然极其疼爱这个娃儿。敦煌来往多有奇人异士，老城主便悉心拜访，为儿子请了各种各样的高人，教授诗书曲艺、文武骑射。”

顿了顿，老刀又道：“公子舒夜非常聪明，学得很快，据说他三岁的时候便能背三百诗词，五岁的时候通晓六个国家的语言，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能在父亲外出时代理敦煌城主的事务，接见各路各国的商队。嘿，真是神童啊！”

年轻人沉默着，听着老刀的叙述，眼神阴晴不定。

“可是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公子舒夜忽然一夕之间就失踪了。”老刀叹了口气，“整整五年啊，死活都不知



道……谁都以为公子是不会回来了。老城主最后拗不过瑶华夫人，立了十岁的幼子连城为新世子——偏偏那时候，公子舒夜忽然间回来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刀沉默了一下——十年前那时候，他正好也在城中，依然记得公子奔入敦煌时的样子：从急奔的快马上滚落在地，胸口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他是昏迷着被人绑在马背上，然后任马狂奔入城的。那时候没有人认出这个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少年就是世子：公子失踪的时候，还只是十三岁的孩子，而归来的却是一个身形高大的少年男子。但不知道是谁在马头上用剑刻下了四个血字：公子舒夜！——围观的人看到了，立刻哄传开来。登时全城震动，无不欢欣雀跃。

老刀想起当年世子生还时全敦煌的喜悦，眼里也有感慨：“可公子回来后就有点变了：以前他可是个活泼聪明的娃儿，回来后却变得喜怒无常起来，有时候阴森反复得有些怕人——老城主原本想要重新立他为敦煌世子，可瑶华夫人极力反对。于是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刀看着越来越近的敦煌城，忽然沉默



下去：“后来的事……唉，不知怎么说才好。瑶华夫人忽发急病死了，竟是比较老城主还早去了几日。公子舒夜以嫡长子身份继承了城主的位置，然后立刻把亲弟弟送去了长安，做了质子。他奶奶的，也真是狠啊！”

——敦煌位于丝路要冲，东控中原、西连各国，因此大胤王朝对此丝路重镇极为重视。历代城主在继任之时，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都要送一个最亲的人去帝都作人质。

年轻人沉默地听着老刀的话，然而听着这样的叙述，表情也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

“瑶华夫人死得古怪，可谁都不敢说什么，连夫人的贴身丫鬟绿姬也被关了起来。”老刀摇摇头，叹息，“真不知道公子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狠毒——我想啊，他一定是在魔教手里吃了大苦头，所以下手不容情。这几年来凡是想穿过敦煌去中原传教的，统统在雉礼祭祀中被处斩。下手那个狠啊……眉头都不皱一下。”

“公子舒夜。”仿佛没有在看老刀的唠唠叨叨，年轻人只是低头重复了一遍。

“不过那些魔教的教徒也真是不怕死——一批批地



被处死，依然一批批地涌进来！乔装的改扮的，混在客商里，试图穿过敦煌往东，到中原去弘扬他们的明尊教意，为此连命都不要了。”老刀抽了抽鼻子，皱眉，“这些日子帝都下了旨意要剿灭魔教，江湖的名门正派又逼得紧——中原那边一吃紧，波斯总坛那边来的教徒便更多，看来公子有得忙了。”

“公子舒夜！”年轻人似是没听半句，忽地大叫一声，吓了老刀一大跳。

“公子舒夜！”年轻人对着风沙怒吼，手腕一翻，刀光掠起，一刀斩在了风里，刀气凛冽刺逼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子舒夜！”

风沙呼啸，周围的几个客商本来没有听到引导者和年轻人说什么，但此刻齐齐都被蓦然爆发出的怒喝惊动，回过头，看着漫天黄沙里年轻人迎风一刀刀斩落，厉声叫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这个名字在风中斩成碎片。

不知道是不是眼花，老刀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刀斩沙风时，半空中依稀白色的影子掠过，急速消失在城头。

隔着大漠沙风，似乎是有另外一支队伍、在不远处

